

阅无界 向未来

——青未了“世界读书日”特别策划

促织声声话读书

□段超

社会学家韦伯和人类学家格尔茨都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人是悬挂在其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这启迪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文学就是那编织人生意义之网的丝线。

其实何止文学，在绘画上，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图》设置了我们佛山远眺时的审美秩序，透纳的磅礴画笔锻炼了我们的凝视天风海雨的火眼金睛，塞尚貌似昏花的风景画更是重塑(或还原)了我们的观看方式。在音乐上，傅聪弹奏的肖邦赋予我们倾听夜之低语的耳朵，而同样是表现月光，贝多芬和德彪西却为我们提供了两套截然不同的滤镜。看呐，“今晚的月色很美”，据说夏目漱石主张用这句话翻译日文的“我爱你”。

钱锺书先生解李商隐《锦瑟》诗中“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一联写道：“顾当年行乐之时，即已觉世事无常，转沙转烛，黯然而好梦易醒，盛筵必散。登场而预有下场之感，热闹中早含萧索矣。”并引朱行中和拜伦之语相佐证。诗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用独特的诗语表达此种人生在世的普遍境遇和感触。类似的境遇和感触，我们在《红楼梦》中领略到的是一种境界，在《追忆似水年华》中领略到的又是另一种境界。当我们在生活中身临类似情境之时，便可将书中读过的别人的故事织入自己的存在意义之网，进而优入哲学家伽达默尔所谓“意义丰满”(Bedeutungsfülle)之境。

其实，读书与生活是一个相互生成的耦合过程。文学之所以是人学，端在于二者都离不开生活，离不开人生在世。在《追忆似水年华》第七卷《重现的时光》中，普鲁斯特宣称：“真正的生活，最终得以揭露和见天日的生活，从而是唯一真正经历的生活，这也就是文学。这种生活就某种意义而言，同样地每时每刻地存在在艺术家和每个人的身上。”隔了十来页之后，普鲁斯特接着写道：“实际上，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全都只是自我的读者。作品只是作家为读者提供的一种光学仪器，使读者得以识别没有这部作品便可能无法认清的自身上的那些东西。”须知，《重现的时光》发表于普鲁斯特身后的1927年。直到1960年，伽达默尔才在《真理与方法》中用解释学的方式描述了阅读这一“存在论事件”：“阅读的能力，即善于理解文字东西的能力，就像一种隐秘的艺术，甚至就像一种消解和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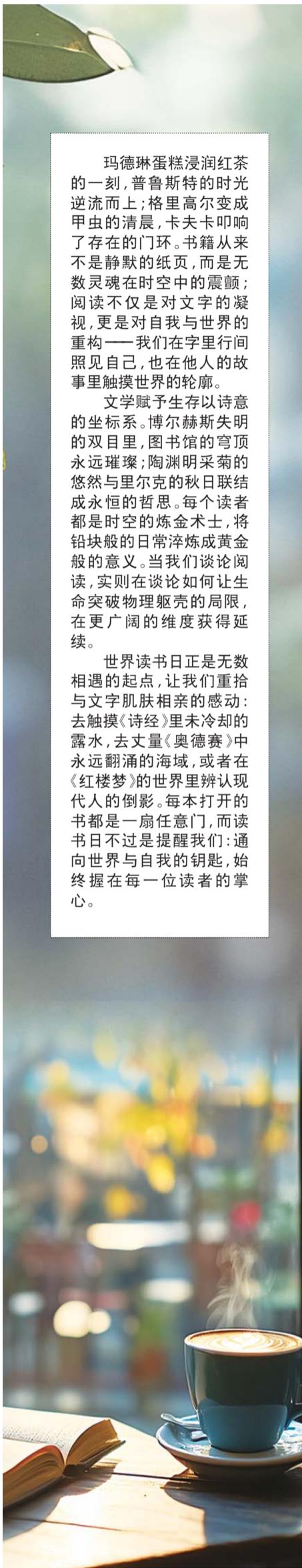
引我们的魔术一样。在阅读过程中，时间和空间仿佛都被抛弃了。谁能够阅读传承下来的东西，谁就证实并实现了过去的纯粹现时性。”这句话可以简单概括为：我读故我在。

阅读使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普鲁斯特说：“幸亏有了艺术，才使我们不只看到一个世界、我们的世界，才使我们看到世界倍增，而且，有多少个敢于标新立异的艺术家，我们就能拥有多少个世界，它们之间的区别比已进入无限的那些世界间的区别更大，不管这个发光源叫伦勃朗还是叫弗美尔，它虽然已熄灭了多少个世纪，它们却依然在给我们发送它们特有的光芒。”可以说，文学世界与生活世界共同织就了我们赖以生存的、五彩缤纷的、闪闪发光的意义之网。我们就像蜘蛛一样与“网”共生。每当读到马克思关于人是其一切社会关系之总和的论断，我的眼前就浮现出一张“夏洛的网”。回到普鲁斯特，艺术尤其是文学经典丰富了我们眼中的世界——而我们眼中的世界才是真正能定义我们的东西。套用一句我猜源自毛姆的话说：你的气质里隐藏着你读过的书、走过的路和爱过的人。

在了不起的“文体家”怀特的童话中，夏洛的网既是为小猪威尔伯而织，也是为自己而织，更是为读者而织。当我们沉浸于文学的世界中时，便享受到了一种“与人共织”的幸福——就像《白鲸》中的以实玛利同水手们一起捏鲸蜡时感受到的狂喜：“我就只想这样永远捏下去。我想到在夜晚的幻影中，看到过天堂里一长列一长列的天使，一个个都把双手搁在一个鲸脑油罐子里。”这一幕又让我想起伍尔夫在《普通读者》中所想象的崇高场景：“到了最后审判时，上帝会奖赏人类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征服者、伟大的立法者和伟大的政治家——他们会得到上帝赏赐的桂冠，他们的名字会被刻在大理石上而永垂不朽；而我们，当我们每人手里夹着一本书走到上帝面前时，万能的上帝会看看我们，然后转过身去，耸耸肩膀对旁边的圣彼得说：‘你看，这些人不需要我的奖赏。我们这里也没有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只爱读书。’”

读吧，织吧。诸君读到这篇文章，权当听促织声声——是的，就是那一只蟋蟀，在《诗经》里唱过，在《聊斋志异》里唱过，在《夏洛的网》里唱过，在余光中的散文和流沙河的诗里唱过。

(本文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教师)



玛德琳蛋糕浸润红茶的一刻，普鲁斯特的时光逆流而上；格里高尔变成甲虫的清晨，卡夫卡叩响了存在的门环。书籍从来不是静默的纸页，而是无数灵魂在时空中的震颤；阅读不仅是对文字的凝视，更是对自我与世界的重构——我们在字里行间照见自己，也在他人的故事里触摸世界的轮廓。

文学赋予生存以诗意的坐标系。博尔赫斯光明的双目里，图书馆的穹顶永远璀璨；陶渊明采菊的悠然与里尔克的秋日联结成永恒的哲思。每个读者都是时空的炼金术士，将铅块般的日常淬炼成黄金般的意义。当我们谈论阅读，实则在谈论如何让生命突破物理躯壳的局限，在更广阔的维度获得延续。

世界读书日正是无数相遇的起点，让我们重拾与文字肌肤相亲的感动：去触摸《诗经》里未冷却的露水，去丈量《奥德赛》中永远翻涌的海域，或者在《红楼梦》的世界里辨认现代人的倒影。每本打开的书都是一扇任意门，而读书日不过是提醒我们：通向世界与自我的钥匙，始终握在每一位读者的掌心。

人工智能时代， 千古诗心何处寻

□阎兆万

从今年年初开始，以DeepSeek为代表的AI软件所创作的古诗词，迅速成为热议话题。其所快速生成的格律工整、辞藻华丽的诗作，颇具诗的模樣。但仔细品味，就会发现这些诗不过是没有生命张力的“塑料花”，徒有其表，缺乏内核。即便能遵循格律，巧妙组合词句，却无法真正理解情感的内涵。——没有经历过酸甜苦辣，思念分别，以及更多的人生起落，又怎能写出触动人心的诗句？“诗言志，歌永言”，情感永远是诗歌的根本。

然而，AI诗词创作带来的挑战，让我们也可以自我观照一下，为何工具化模仿亦能吸引大众的目光？足见在当今文化多元共生的时代，现代诗词创作也有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比如，大部分作者过度尊崇古代格律诗词的范式，力求复刻古人的韵味与风格，忽略了时代的变迁。比如，在描写现代生活时，仍沿用“更漏”“寒鸦”“暮霭”“炊烟”等古典意象，未能将现代元素巧妙融入。比如，有人在描绘夜景的诗中满篇皆是“画楼”“官阙”等古典词汇，与现代生活的真实场景格格不入。这种创作方式，使得诗词无法反映当下社会的风貌与人们的精神状态，难以触动当代读者的心灵；还有作品常运用复杂的哲学隐喻与生僻的意象，语言晦涩难懂，无法在更广泛的受众中引发共鸣，使得现代格律诗逐渐远离大众视野，失去了应有的责任感与时代感。

在当下创作现代格律诗，不用固步自封，拒绝科技提供的手段和便利，而重在明确创作指向，让“千古诗心”在当今时代依然可以熠熠生辉。

首先要深入真正的生活，反映大家的喜怒哀乐。例如叶嘉莹先生的部分作品，她以细腻的笔触描绘普通人在时代变迁中的情感起伏。在一些诗词中，她回忆自己在艰苦岁月中的经历，以及对家乡、亲人的思念，这种情感真挚且具有普遍性，能让广大读者感同身受。她的创作从人民的生活出发，用诗词传达大众心

声，使得作品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同时，诗词创作应该坚持时代特色，展现时代精神。诗词应紧跟时代步伐，展现时代特色。像洛夫先生的一些作品，在保留格律韵味的同时，大胆融入现代元素。他在描写现代科技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时，巧妙运用“电波”“网络”等现代意象，展现出科技时代人们的生活状态与精神世界。其作品不仅体现了对传统格律的坚守，更展现了现代社会的新风貌，让读者感受到时代的脉搏，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另外还要注重把握艺术水准，提升审美价值。现代格律诗创作要注重语言的锤炼、意境的营造以及格律的精妙运用。可喜的是，当今诗坛上一大批优秀诗人，他们的作品语言优美典雅，格律严谨和谐，意境深远。在创作中，他们善于运用巧妙的修辞手法与独特的意象组合，营造出富有感染力的艺术氛围，使读者获得了极高的审美享受，提升了现代格律诗的艺术水准。

“千古诗心”，要守正创新。守正，体现在现代格律诗创作要坚守传统格律诗词的精髓，深入学习古代诗词的格律规则、韵律之美以及文化内涵。在格律运用严格遵循平仄、对仗、押韵等规则的基础上，继承传统诗词中丰富的意象与表现手法，如“梅花”象征高洁，“柳树”代表离别等，这些经典意象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在现代格律诗中合理运用，能增添作品的文化内涵与艺术感染力。

关于创新，一方面在语言表达上，要结合现代口语与书面语，使诗词更贴近当代人的表达习惯。另一方面，在题材和意象的选择上，要大胆引入现代元素，如航天科技、人工智能等，展现现代社会的新事物、新现象。此外，在表现手法上，可借鉴现代文学的创作技巧，为现代格律诗注入新的活力，使其在传承传统的同时，符合当代人的审美需求。唯有如此，“千古诗心”才能立足于当下，并走向未来。

(本文作者系山东诗词学会副会长)